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編

馮承鈞譯

中華書局出版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編

馮承鈞譯

中華書局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編

馮承鈞譯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 57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850×1168 1/32·8 1/8 印張·136,000 字

1956 年 10 月第 1 版

1956 年 10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數：1—4,000 定價：(9) 1.10 元

統一書號：11018.10 56.9. 溫型

目 錄

宋雲行紀箋註	法國沙畹撰		(一)
乾隆西域武功圖考證	法國伯希和撰		(六九)
俄國收藏之若干漢籍寫本	法國伯希和撰		(一八四)
歐洲著作之漢文譯本	裴化行撰		(一九二)
艾 田	法國伯希和撰		(二四三)
近在瑞典發現之耶穌會士漢文舊刊物	伯希和撰		(二五三)

宋雲行紀箋註

法 國 沙 喇 E. Chavannes 撰 馮 承 鈞 譯 註
Voyage de Song Yun dans l'Udyana et le Gandhara. (518—522)

緒言

五世紀初年，宋雲等經歷烏菟、乾陀羅等國行紀，Abel Rémusat 于其佛國記註疏中已有節譯之文註一。此書在其死後四年，一八三六年時始見出版，一八三三年時 G. E. Neumann 有全譯本註二，一八六九年時 S. Beal 亦有全譯本註三，惟諸譯皆未免疏誤。近年來 A. Foucher 所撰乾陀羅古地誌疏證註四已將宋雲行紀中之若干古問題解決。J. K. Marguart 亦將 S. Beal 之若干錯誤糾正註五。似應參合此類新證，並將所餘尚未闡明諸點說明，是即余將嘗試爲之者也。

註一 Foe koue ki, p. 48—51. 惟據邊裔典將烏菟條譯出。

註二 Pilgerfahrten buddhistischer Priester von China nach Indien, Leipzig, 1833.

註三 Travels of Fah-hian and Song-yun, 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 (400 A. D.

and 518 A. D.), Londres Trubner, 1869.

註四 Notes sur la géographie ancienne du Gandhara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t. 1, 1901, P. 322—369)

註五 Eransahr, Berlin, Weidmann, 尤應參照 211—212, 244—245 等頁。

關於宋雲行程之記載，除吾人所錄之行紀本文外，散見下述諸書之中：

五五四年魏收撰魏書卷九十四云：『熙平元年（五一六）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探諸經律。正光三年（五二二）冬還京師，所得經論一百七十部行於世。』

六四四年李延壽撰北史卷九十七云：『初，熙平中（五一六至五一七），明帝遣賸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五二〇至五二四）還。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其略云。』

按慧生行傳，李延壽似已見之，蓋北史西域傳嚙噠迄乾陀羅諸條顯爲錄諸行紀之文。惟賸伏子即魏書卷一百零二之王伏子，與沙門法力皆不知爲何許人。

六五〇年道宣撰釋迦方志卷下云：『後魏神龜元年（五一八），敦煌人宋雲及沙門道生等從赤嶺山傍鐵橋至乾陀衛國（Gandhara）雀離浮圖所，及反尋於本路。』

又據一二六九及一二七一年間刊行之佛祖統紀卷三十八云：『正光二年（五二一），敕宋雲沙門法力等往西天求經。四年（五二三），宋雲等使西竺諸國還，得佛經一百七十部。』

根據上引諸文，宋雲往還年月頗不一致，然可據行紀本文決之。考行紀所載，惠生發足於神龜元年（五一八）十一月，以神龜二年（五一九）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今葉城縣治），九月中旬入鉢和國（Wakhan），十月初旬入嚙噠國（Ephthalites），十一月初入波斯國（鈞按爲今之Zebak），十一月中旬入賒彌國，十二月初入烏菴國（鈞按原作 Udyana，誤，似應從 Sylvain Lévi 考訂改作 Uddiyana）。至正光元年（五二〇）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Gandhara），留烏菴國二年，至正光二年（五二二）二月始還。

故事相傳，宋雲還至葱嶺，曾遇達磨 Bodhidharma。據云：『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師於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何去？曰「西天去」。又謂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明帝已登遐矣（五二八）。迨孝莊卽位，雲具奏其事，帝令啓壙視之，惟空棺一革履存焉。』按上文並見佛祖統紀卷三十八，佛祖歷代通載卷十，河南通志卷三十三。統紀繫其事於五三五年之下，顧明帝歿於五二八年，宋

雲等還於五二二年，顯係後人增飾之文。但此傳說頗見風行，而中國畫師繪達磨像者皆繪達磨手持一杖，上繫隻履。

宋雲、慧生皆已撰有行紀。隋書經籍志卷三十三著錄慧生行傳一卷，舊唐書經籍志卷四十六，新唐書藝文志卷五十八並著錄宋雲魏國以西十一國事一卷。茲二書皆佚，賴有洛陽伽藍記識其概略註六。

註六 按洛陽伽藍記現有下列諸本：（一）漢魏叢書本（初刊本無），（二）一六二八至一六四三年刊津逮秘書本，（三）明刻古今逸史本，（四）一八〇五年刊學津討原本，（五）如隱堂本，（六）真意堂活字本，（七）一八三四年吳若準刊本，附有集證一卷，（八）趙清常校鈔本。茲據津逮秘書本爲主，並以漢魏叢書本對校。此外慧生、宋雲行紀並散見古今圖書集成邊裔典諸國條下，其文皆同漢魏叢書本。海國圖志卷二十九節錄之文較異。法苑珠林所引西域志，亦可補訂關於雀離寺記載之缺。北史卷九十七諸傳，亦足補正行紀之疑文。

洛陽伽藍記，後魏楊銜之撰，考其撰年約當五四七年前後。後魏自四九四年始遷都洛陽，至五三四年復遷都於鄴（今臨漳縣治西南），諸寺僧尼亦與時徙。原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至是僅餘四百二十一所。五四七年，銜之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

傾覆，寺觀灰燼，廟塔圯墟，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先以城內爲始，次及城之東南西北，都爲五卷；其第五卷紀錄城中二寺之後，言及聞義里有燉煌人宋雲宅，因之兼及宋雲與惠生向西域取經事。據衍之云：『惠生行紀事多不盡錄，今依道藥傳宋雲家記，故並載之，以備缺文』，則其所記取材有三矣。按道藥亦作道榮，釋迦方志卷二云：『後魏太武末年（四五二），沙門道藥從疏勒（Kachgar）道入，經懸度到僧伽施國（Samkasya (v San Kisa)），及反還尋故道，著傳一卷。』

後魏帝后興建塔寺於洛陽者，當首數宣武靈皇后胡氏，宋雲惠生西行即在胡后當國之時。后姑爲尼，入講禁中；后有姿行，世宗（五〇〇至五一五）聞之，召入掖庭。後魏舊制，宮中生子則殺其母；及后生男，乃廢此制。肅宗（五一六至五二八）踐祚，尊后爲皇太妃，後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旣爲尼，幼相依託，略得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決；然姪亂肆情，爲天下所惡，屢殺皇族大臣，文武解體，所在亂逆，而母子之間嫌隙屢起。五二八年陰行鳩毒，肅宗暴崩，立臨洮王子釗爲主，年始二三歲，天下愕然。及爾朱榮稱兵度河，太后盡召六宮，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於河陰，並沈於河。

宋雲惠生之西行，后曾敕付幡千口，錦香囊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並齋有詔書。記云嚧唎王『見大魏使人，跪受詔書』，烏菟國王『見大魏使宋雲來，拜受詔書』，乾陀羅王『凶慢無禮，坐受詔書』，則其不僅巡歷聖蹟，且負有外交使命矣。

宋雲惠生歸時，携回印度經文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此事亦無足異，緣當時之烏菟乾陀羅爲『大乘教』之中心註七。因辛頭河（Indus）北突厥種族之影響，以純粹佛說與烏菟國燦爛的魔術相參合，復益之以伊蘭之傳說，連同晚代希臘造像之若干解釋，由是構成一種與恆河沿岸原始佛教關係甚遠的神學。因其成分之複雜，似較舊說爲優，乃名之曰『大乘』，而與真正佛教之『小乘』對立矣。

註七 參考 Senart, Notes d'épigraphie indienne, Journ. Asia t. 8, série t. xv, 1890, P. 161;

& A. Foucher, L'art bouddhique dans l'Inde, Revue de l'hist. des religions vol. xxx,

P. 358-359.

『大乘』說成立雖晚，然其自負爲佛教之正統，亦不下於『小乘』；爲取信於信徒，特在辛頭河流域創建若干佛蹟，中印度有四大塔 stupa，北印度亦有四大塔（見佛國記），伽耶城（Bodhi-Gaya）有佛影，那竭城（Nagarahara）亦有佛影，那竭國界薩羅城（Hidda）

有佛頂骨 (*usnisa*)，弗樓沙國 (*Purusapura-Peshavar*) 有佛鉢 (*patra*) (並見佛國記，西域記)。由是印度佛教聖地有二：一在辛頭河流域，一在恆河流域。中夏巡禮之僧俗多先歷辛頭，後赴恆河；蓋中印通道中，直達中印度之尼泊爾 (*Nepal*) 一道，在唐代以前似尙不知有之。常循之路，蓋爲葱嶺 (*Pamirs*)，南達克什米爾 (*Cachemire*) 與烏菴之路。有不少巡禮之人，如宋雲惠生之徒者，且不遠赴中印度，而以弗樓沙國或咀叉尸羅 (*Talasa-gila*) 爲終點也。乾陀羅在佛教傳播中夏中任務重大之理，蓋不難知之矣。

其所影響者不僅佛典爲然，即在藝術之中亦可見之。至用何種方法流布？關於建築方面者，觀此行紀可以知之。行紀所引五世紀中葉之道藥傳已將雀離浮圖各部份之大小容積說明。惠生並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鎡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北印度之四塔。既有此種摹本與尺度，中國建築家自不難於國內仿建之。對於造像與繪畫，顯然亦用相類方法，故魏時爲佛教藝術極盛之時。後魏自四一四年以來，尤於四六〇及四六五年中建都山西北部之時，曾於大同西三十里之武周山中鑿岩造像，極其壯麗。嗣後世宗又在洛陽之龍門山中鑿岩造像，其工程始於五〇〇年，至五二三年方竣。胡后之時，曾增修之。並於五一六年在洛陽城中建有永寧寺，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

有利，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刹上有金寶瓶（*Kalasa*），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上下九級有鐸一百二十枚，金鈴五千四百枚（見洛陽伽藍記卷二）。此種工程模型，或經宋雲以前巡禮之人輸入也。

觀宋雲行紀，可知流行於乾陀羅與烏菟一帶之佛教，同流行於摩伽陀（*Magadha*）一帶之佛教，不可相提並論；又可知中印交際，北印度較中印度爲易爲多；並可使吾人了解以辛頭河爲中心之『大乘』說及乾陀羅之藝術，何以在遠東大事發展之理。印度佛教傳布中國之圖案，蓋有一不同之色彩，應將其重要闡明也。

行紀疏證

聞義里

按伽藍記卷五：『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

有燉煌人宋雲宅。

按燉煌爲赴西域通道要塞之一。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三，位其地於黨河右岸；沙州在河之左岸，與燉煌相對。洪鈞中俄地圖誤以燉煌在西，沙州居東。

雲與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龜元年（五一八）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經，

按漢魏叢書本（以後省稱漢魏本）作『與惠生向西域取經』。

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發京師，

按即洛陽。

西行四十日至赤嶺，

按赤嶺在今西寧之西，七三四年曾於其處建有唐與吐蕃贊普分界碑。新唐書卷四十地理志，鄯州鄯城（今西寧）條下云：『西六十里有臨蕃城，又西六十里有白水軍綏戎城，又西南六十里有定戎城，又南隔澗七里有天威軍，故石堡城』，『又西二十里至赤嶺』。逾此有大非川，此川應爲青海西岸之布喀音噶爾（Boukhaingol），過此至吐谷渾界。新唐書所載路程，應爲宋雲等行程之所經。

卽國之西疆也。皇魏關防，

按漢魏本『關防』作『聞訪』。

正在於此。赤嶺者，不生草木，因以爲名。其山有鳥鼠同穴，異種共類，

按漢魏本作『共數』。

鳥雄鼠雌，共爲陰陽，卽所謂『鳥鼠同穴』。發赤嶺，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渾國。

按吐谷渾，遼東鮮卑種，立國於今之青海，至六六三年爲吐蕃所滅。昔日闐那崛多Jnanagupta從乾陀羅（Gandhara）赴長安，亦經吐谷渾與鄯州。據續高僧傳卷二所載行程，路由迦臂施（Kapiça）（今Kafiristan）踰大雪山（Hindu kush）西足，至厭怛（Hephthalites）國Badakshan，又經渴羅槃陀（Tachkoungane）（今蒲犁縣治）于闐（Khotan），吐谷渾等國，便至鄯州。

鈞按：沙畹以闐那崛多至長安之年爲五三五，乃循續高僧傳大統元年之誤。其年應在五五九至五六〇年之間，鄙撰歷代求法翻經錄第一一〇則別有考。

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砂走礫，舉目皆滿；惟吐谷渾城

按當時之吐谷渾可汗爲伏連籌，其名至五二四年尙見中國史書（通鑑綱目）著錄，其子夸呂初見中國史書之時在五四〇年（資治通鑑）。夸呂立，始自號爲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北史卷九十六）。假定伏連籌亦都伏俟，宋雲所記之吐谷渾城應在今布喀音噶爾沿岸尋之。

左右煖於餘處。其國有文字，兄同魏

按此處應爲句斷，猶言文字與魏同也。

鈞按，此處疑有脫訛。

風俗政治，多爲夷法。從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

按漢之鄯善近于今之哈密，唐時則在今羅布泊（Lop-nor）南三百里。宋雲所言之鄯善城既爲從青海赴于闐行程之所必經，應爲後一鄯善。

鈞按沙畹鄯善近哈密之說，並非完全因襲清人考證之誤。元和郡縣志卷四十，納職條下云：

『其城鄯善人所立，胡謂鄯善爲納職，因名縣焉。』又云：『東北去伊州（今哈密）一百二十里。』舊新唐書地理志亦謂其城鄯善戎居之。考其地望，納職應爲今之拉布楚克（Lapchuk）。

拉布（lap），羅布（lop）以及西藏語名鄯善之ob，皆似不無關係。時哈密爲鄯善或樓蘭北界，而其都城應從水經注卷二，澤（Lop-nor）在樓蘭國北之說。緣此說可取證于西域記，沙州圖經，新唐書地理志以及宋雲行紀也。至若羅布湖南樓蘭鄯善之古都，似祇有今婁羌縣治卡克里克（Charklik）可以當之。

其城自立王，爲吐谷渾所吞。

按漢魏本作『其城立王爲吐谷渾所居』。考北史卷九十六，亦云：『地兼鄯善且末。』

今城〔內主〕是吐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

按吐谷渾亦有將軍官號，北史卷九十六云：『官有王公僕射尙書及郎中將軍之號。』

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

按宋雲從鄯善赴于闐之路程，顯爲新唐書卷四十三所載之路程，亦爲玄奘東返之路程。宋雲所誌鄯善以西諸城名，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又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又西行二十二里至捍摩城，又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唐書路程則以沙州爲起點。茲取其鄯善以西諸地核之。據載石城鎮，漢樓蘭國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Lop-nor）南三百里。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謂之弩支城。又西經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鎮，故且末城也。又西經悉利支井，祇井，勿遮水，五百里至于闐東蘭城守捉。又西經移杜堡，彭懷堡，坎城守捉，三百里至于闐。茲再取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所載玄奘東歸行程核之，發于闐（今和闐西之Yotkan）三百餘里，東至媲摩城；又行二百餘里至泥壤城（今尼雅 Niya）；又行四百餘里至覲貨羅故國；又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沮沫地；又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鈞按唐書之新城，沙州都督府圖經一作弩之。沙畹誤以之爲納縛波（Navapa）。此納縛波旣爲故樓蘭鄯善，則其西二百里之新城似爲今之巴什什里（Vash shahr），折摩馱那應爲近年出土寫

本著錄之 *Calmadana*，其地如非今之且末縣治車爾成（*Charchan*），亦必在其附近。
至左末城。

按此左末即玄奘之沮洳。唐書之且末，唐書地理志爲播仙鎮，郭元振傳（舊唐書卷九十七）爲播仙城。

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城中圖佛與菩薩，乃無胡貌；訪古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

按三八二年，前秦主苻堅遣其將呂光征西域，取焉耆（*Karachar*）龜茲（*Koutcha*）。兵還，聞前秦亡，乃於涼州建後涼國。

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

鈞按此城應在今于闐縣北 *Uzun-tati* 附近。

城傍花果似洛陽，唯土屋平頭爲異也。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摩城。

按漢魏本作『捍摩城』（後同）。據宋雲行紀此城距于闐八百七十八里，里數似不可靠。又據行紀，騰空飛來佛像在此城南十五里寺中，乃考西域記卷十二，此像即在娑摩城，則宋雲之捍摩應爲玄奘之娑摩。惟娑摩在于闐東三百餘里，核以上引唐書地理志之路程，于闐東三百里爲坎